

李景泉 著

大学英语冠词系统的发展模式

The Development Patterns of the English Article System
by Chinese EFL Majors



河南大学出版社
· 开封 ·

序 言

李景泉博士的大作《大学英语冠词系统的发展模式》即将付梓,请我作序。李博士作为我的学生,让我说上几句,自在情理之中,我欣然应之。

李博士是我辅导过的几名博士生当中最年轻的一个,历经四年多的求索,顺利完成学业。其刻苦钻研、潜心向学的精神为同事所称道,其博士论文得到学界大家的首肯,这是值得我自豪,也是让我深感宽慰的。

英语冠词在各种词类当中的重要性并不强,但其习得却是中国学习者的一个难点。李博士正是抓住了这个难点,对中国大学英语本科生习得英语冠词的情况进行了实证研究。其创新点在于,将冠词研究的最新成果进行了完善,提出了中国大学 EFL 学习者英语冠词发展的波动假说,在同一个框架下采用多种任务,分别考察了中国大学英语学习者在不同语境下英语冠词的习得情况和发展模式,这在国内尚属首次,具有一定的前沿性。在研究方法上,将整个研究划分为几个既独立又相互关联的小研究,具有一定的新意,在同类研究中可以复制和检验。

该书的发现说明,学习者英语冠词系统的发展具有引人注目的复杂性和渐进性,远非英语教学中一般直觉认为的那样简单。该书对英语冠词习得过程的复杂性和渐进性的认识,对英语教学

具有指导意义。这些发现验证和丰富了学习者英语冠词发展的最新研究成果,具有相当的理论和实际意义。

这是一部出色的著作,初看似嫌题旨偏狭,然读完全书,发现作者善于“小题大做”,不但论及英语冠词习得的方方面面,且能有机地与语言学、二语习得、认知科学等领域的有关研究成果相联系,内容极为丰富。由此可见,作者在相关研究领域均有广泛的兴趣和一定的造诣,具有扎实的应用语言学理论基础和系统的专门知识,已为今后继续从事上述学术研究做好了足够的知识和理论准备。

在该书中,李景泉博士部分验证了二语英语冠词研究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符合当前二语习得研究的发展趋势,也符合二语习得这门学科的科学性。另外,将研究发现与先前的国外同类研究进行对比,为英语冠词研究结论的推广性提供了实证依据。当然,由于时间和条件所限,该书汇报的研究离真正意义上的纵向研究还有一定距离,在研究设计上还可以做得更好。我们愿意看到李景泉博士在今后的研究中不断进步,努力为英语冠词习得研究作出更大的贡献。

以上当否,相信读者读过李博士的著作后自有鉴别。就此打住。

是为序。

潘永樑
2010年6月

假说,为此进行了三项具体的冠词诱导测试和一项英语写作测试,部分地重新检验了 Ionin (2003a) 的观点,探索了中国英语专业大学生的英语冠词准确性发展模式,以期描绘中国大学 EFL 学习者英语冠词系统的习得发展规律,发现他们在英语冠词习得过程中遇到的困难,为英语冠词教学提供实证依据,使中国的英语学习者能够更有效、更准确地使用英语冠词系统。

为了实现以上目的,我们主要探讨以下四个研究问题:

研究问题 1: 在中国大学 EFL 学习者学习和使用英语冠词的过程中,冠词选择参数的不同参数设置是否存在反复波动的现象? 如果存在,具体在哪些情况下出现了波动? 波动程度如何?

研究问题 2: 中国大学 EFL 学习者的英语冠词使用情况如何? 各种使用情况的原因何在?

研究问题 3: 在不同的测试任务类型中,中国大学 EFL 学习者的英语冠词使用情况是否基本一致? 在准确性方面,其发展趋势是否基本一致?

研究问题 4: 中国大学 EFL 学习者英语冠词系统的发展模式如何?

本研究采用截面研究 (cross-sectional research) 的设计,以 120 名中国英语专业一至四年级大学生为受试 (每个年级 30 名), 每个年级代表英汉过渡语发展过程中的一个英语水平,由于受试在各个方面具有相当高的可比性,所以纵向来看,这种设计接近一次真正意义上的纵向研究或历时研究。根据先前研究,我们对这四个研究问题分别做出了具体的假设。针对前三个研究问题,我们设计了三项冠词诱导测试任务和一项英语写作任务,根据数据对它们做出了详细的回答。在这四项冠词测试的基础上,我们考察了中国大学 EFL 学习者英语冠词系统的发展模式,包括全部和各年级学习者的发展模式。

在开展正式研究前,我们进行了先导研究,以确定数据收集工具的难度,发现并改进不足之处,确定完成各项测试所需时间。

在四项英语冠词测试任务里,我们有如下主要发现:

第一,在三项英语冠词诱导测试里,我们发现在英语冠词使用过程中,中国大学 EFL 学习者确实在冠词选择参数的两种设置之间出现了大量的波动现象,并出现了其他未知模式的波动现象。纵向来看,不同年级的大学 EFL 学习者在英语冠词使用时出现了波动;横向来看,同一年级的大学 EFL 学习者在英语冠词使用时也出现了波动。总的来看,绝大多数中国大学英语专业本科生在英语冠词的准确率方面表现出了限定性模式和振荡模式,极少数人表现出了特指性模式和其他模式。也就是说,虽然各个年级学习者的英语冠词使用准确率还存在一定程度的波动,大多数中国大学 EFL 学习者的英语冠词使用已十分接近目标语的要求。所有受试在英语写作任务中的英语冠词准确率都在 80% 以上,进一步验证了三项诱导测试得出的结论。

第二,我们发现中国大学 EFL 学习者的英语冠词使用情况比较复杂。总的来说,在四项英语冠词测试任务中,英语冠词的准确率基本上都在 80% 以上。英语冠词诱导测试一表明,在非特指非限定性语境中,不定冠词 a 的正确率普遍较高,已经超过 90%;定冠词的过度使用率很低,都不到 10%;零冠词 Ø 的过度使用率基本上都极低(不到 2%)。在特指限定性语境中,中国大学 EFL 学习者英语定冠词 the 的准确率很高,最低约 85%,最高达 96%;不定冠词和零冠词的过度使用都很低,不到 10%。在类指用法语境中,中国大学 EFL 学习者对不定冠词的类指用法的掌握较好,准确率约 80%,而对定冠词的类指用法的掌握较差,准确率约 55%。

英语冠词诱导测试二采用更多的语境拓展英语冠词诱导测试一,以期支持英语冠词诱导测试一得出的结论。我们发现,中国学习者英语冠词的总体准确率较高,达到 88.6%。在不同的语境中,各年级受试过度使用 the 和 a 的比率总体较低,但存在着较大的差别;零冠词在复数语境中使用的比率普遍高于在单数语境中使用的比率。

英语冠词诱导测试三表明,中国学习者总体上英语冠词的准确率比较高,达到 85.4%。在不同的语境中,各年级受试过度使

选择参数	(84)
3.4 中国大学 EFL 学习者英语冠词发展的波动假说	(87)
3.5 描述中国大学 EFL 学习者英语冠词发展的 概念框架	(91)
3.6 研究问题与假设	(92)
3.7 结语	(95)
第 4 章 研究方法	(96)
4.1 引言	(96)
4.2 研究设计	(96)
4.3 先导研究	(97)
4.4 正式研究	(98)
4.5 结语	(102)
第 5 章 英语冠词诱导测试一	(103)
5.1 引言	(103)
5.2 英语水平测试	(103)
5.3 英语冠词诱导测试一	(105)
5.4 结论与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143)
第 6 章 英语冠词诱导测试二	(147)
6.1 引言	(147)
6.2 背景与预测	(147)
6.3 数据收集工具	(150)
6.4 结果	(157)
6.5 讨论	(186)
6.6 结语	(191)

第 7 章 英语冠词诱导测试三	(193)
7.1 引言	(193)
7.2 背景与预测	(193)
7.3 数据收集工具	(200)
7.4 结果	(210)
7.5 讨论	(255)
7.6 结语	(261)
第 8 章 英语冠词产出调查	(263)
8.1 引言	(263)
8.2 背景与预测	(263)
8.3 产出性数据收集	(267)
8.4 产出性语料中不同的语境的分类与赋码	(268)
8.5 结果与讨论	(272)
8.6 英语冠词诱导测试与英语冠词产出测试中的 冠词准确率比较	(282)
8.7 结语	(299)
第 9 章 中国大学 EFL 学习者英语冠词的发展模式	(301)
9.1 引言	(301)
9.2 中国大学 EFL 学习者英语冠词的总体发展模式	(302)
9.3 各年级中国大学 EFL 学习者英语冠词的发展模式	(311)
9.4 结语	(317)
第 10 章 结束语	(319)
10.1 引言	(319)
10.2 主要发现	(319)

外,对零冠词的研究也表明,零冠词的掌握和使用也不令人满意,准确性也存在较大的差异。

长期以来,英语二语(EFL/ESL)冠词研究还没有一个系统的模型,研究者在研究英语冠词习得时多通过研究名词来间接研究冠词,即沿用 Huebner (1983a, 1983b, 1985) 使用的 Bickerton (1981) 提出的“语义轮”(Semantic Wheel) 框架来间接研究英语冠词的习得。直到 21 世纪, Ionin (2003a) 才从二语习得的普遍语法(UG) 角度提出了冠词选择参数(Article Choice Parameter) 说和冠词使用波动假说(Fluctuation Hypothesis), 并在美国的 ESL 环境下采用母语为俄语和韩国语的受试对该说进行了验证。由于俄语和韩国语中均无冠词, Ionin 得出结论, 母语中无冠词的学习者在使用英语冠词时会出现冠词选择参数的波动, 而且是在限定性和特指性两个特征之间波动。

与国外冠词研究相比, 国内对英语冠词系统的研究起步较晚。朱叶秋(2003:206) 认为:“目前国内就冠词方面的研究还比较少。”但是, 笔者发现国内学者对英语冠词的研究并不鲜见, 截至 2007 年 12 月, 在中国学术期刊网上可以搜索到 140 余篇关于英语冠词的研究论文。这些研究一般多只对冠词的分类、功能、用法等进行一定描述、罗列和归纳。其中关于中国英语学习者英语冠词习得和发展的研究屈指可数, 采用英语专业大学生作受试的实证发展研究更是极为少见。但是, 通过观察可以发现这样一个趋势, 即自 2000 年以来, 中国学者对英语冠词的研究兴趣呈现出越来越浓之势, 以英语冠词为研究课题的硕士学位论文就有 10 余篇(毕敬轩, 2005; 郭伟艳, 2006; 郭媛媛, 2006; 胡佳洁, 2006; 李海燕, 2006; 李红侠, 2005; 李景泉, 2003; 李艳, 2006; 刘保强, 2002; 文明, 2003; 吴倩, 2005; 萧晓韵, 2006; 张琪, 2003; 赵哲, 2006); 博士论文 2 篇(周保国, 2005; 朱叶秋, 2004)。尽管如此, 就笔者所知, 以中国高校英语专业一至四年级学生为受试、全面描述并解释这些英语学习者英语冠词的研究迄今为止还没有先例。

结合中外学者对英语冠词的研究, 本书作者决定进行一次比

实证研究发展,而且英语冠词习得研究较多,有些是把英语作为第一语言的冠词习得研究,有些是把英语作为第二语言或外语的冠词习得研究。在后者中,受试来自多个母语背景,有的母语本身具有冠词系统(如法语、西班牙语、德语等),有的母语本身没有冠词系统(如汉语、俄语、日语、韩国语、塞尔维亚语等)。

海外学者以母语为汉语的英语学习者为受试的英语冠词研究主要有 Cameron & Lee (1999), Coll (2005), Jager (1990), Leung (2007), Lin (1996), Ting (2005), Trenkić (2008), Yeung (1992) 等。在这些研究中,母语为汉语的受试的年龄、身份、职业、受教育程度、英语水平等特征各不相同,有的来自中国内地,有的来自中国台湾,有的来自东南亚国家,有的来自英美等英语国家。受试的人数在这些研究中也大不相同,有的只有几个人,多的有几十人。

采用母语为日语的英语学习者为受试的英语冠词研究也有不少,如 Butler (1999, 2000, 2002), Chaudron & Parker (1990), Kubota (1994), Muranoi (1996, 2000), Snape (2002, 2006a, 2006b, 2007) 等。

采用母语为其他语言的受试对英语冠词系统进行的研究也很多,如阿拉伯语 (Bataineh, 2005; Ghrib, 1987; Kharma, 1981 等)、波兰语 (Ekiert, 2004; Sheen, 2007)、波斯语 (Geranpayeh, 2000)、俄语 (Ionin, 2003a, 2003b, 2006; Master, 1987a, 1988a 等)、法语 (Sarko, 2008)、芬兰语和瑞典语 (Jarvis, 2002)、韩国语 (Hong & Jeon, 2003; Kang, 2002 等)、塞尔维亚语 (Trenkić, 2000, 2001, 2002a, 2002b, 2004, 2007; Žegarac, 2004 等)、土耳其语 (Gürel, 2005; Karafistan, 2005)、西班牙语 (Bautista, 2004; Snape, 2004a, 2004b, 2005a, 2005b, 2006a, 2006b; Tradesman, 2002 等)、希腊语 (Hawkins 等, 2006)、越南语 (Thu, 2005) 等。这些研究有的同时涉及两个或多个母语背景,受试人数也不尽相同,研究问题涉及冠词的使用错误、习得问题、教学法等。

中外学者从多个角度对英语冠词系统作了阐释,得出了许多重要的发现,对人们更好地理解英语冠词的使用、习得、教学等问

题有了逐步深入的理解。然而,这些研究的发现和结论却存在着许多不一致的地方,有的甚至是互相矛盾的,这与研究者采用的不同的研究设计、受试情况、数据收集工具、统计方法等是分不开的。很少有学者采用受试人数过百的大样本,也一般不采用多种数据收集工具开展系统的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因此,现有的关于英语冠词系统的研究发现和结论还不能令人满意。本研究在综合分析现有研究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并充分考虑客观实际的情况下,采用有代表性的大样本中国受试,运用多种工具收集数据,采取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分析、阐释数据,研究中国英语专业本科生英语冠词系统的发展。作者相信本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将为建立一个全面的二语英语冠词系统习得理论提供可靠的实证依据,深化英语冠词的研究,特别是英语冠词习得的发展,充实二语习得理论。

1.2.2 揭示中国英语专业大学生英语冠词系统的发展规律与学习困难

开展本研究的第二个原因在于,它有助于揭示中国英语专业大学生英语冠词系统的发展规律和学习困难,梳理出英语冠词使用与发展中的复杂性。由于英语冠词习得研究的历史在30年左右,相对于其他语言现象的研究算得上是一个新兴领域,加之许多变量在学习者英语冠词系统的习得过程中发挥作用,例如第一语言(母语)、年龄、接触英语的数量和质量、学习动机和文化等,长期以来研究者难以建立一个条理分明、能全面阐释英语冠词发展的理论。目前的情况是问题多于答案。我们对英语冠词系统的知识主要来自零零散散的研究,现在我们对英语冠词习得的发生和发展过程的了解还非常宽泛,对中国学习者英语冠词系统的发展规律还没有透彻的认识,他们在使用和习得英语冠词时面临的主要困难有哪些,我们还了解得不够。这一点从现有的一些关于中国英语学习者习得或掌握英语冠词系统的研究就可以看出(如

Lu, 2001; Master, 1987a, 1988a; 蔡金亭、吴一安, 2006; 李景泉, 2002, 2003; 李景泉、蔡金亭, 2001; 朱叶秋, 2003, 2004; 周保国, 2005 等)。

这些关于中国学习者使用或习得英语冠词系统的实证研究得出了许多重要的发现, 但仍有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亟待解决。简而言之, 学习者英语冠词系统习得发展过程的特点, 特别是中国英语专业本科生的习得发展特点, 在使用或习得冠词系统过程中的困难及其根源, 这些都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鉴于英语冠词习得发展过程的复杂性, 有必要进一步提供实证证据, 以便帮助解决这方面现存的种种争议。显然, 深入和系统地研究英语冠词的习得发展过程和特点对研究二语习得理论和英语教学法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1.3 本研究的意义

初步回顾国内外关于英语冠词系统的研究, 特别是关于习得发展的研究使进一步研究的必要性显而易见。本研究正是满足这种需要的一次尝试, 具有理论和应用上的重要意义。

1.3.1 理论意义

在理论方面, 它能使我们更好地理解英语冠词的用法和习得发展过程, 丰富我们对二语英语冠词习得发展过程的知识。由于研究者在研究中集中解决英语冠词习得发展中某个或某几个方面的问题, 他们的发现往往不一致、不完全, 甚至互相矛盾。本研究将英语冠词习得的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相结合, 采用近年来新问世的英语冠词研究理论, 从更为广阔的视角分析多种工具收集来的数据, 考察英语冠词系统的发展, 以期发现二语学习者英语冠词系统的发展模式和特点, 阐明中国英语专业本科生在大学各个阶段英语冠词习得的发展特性。此外, 对研究数据的描述和分析不

第2章 文献回顾

2.1 引言

本章交代这项课题的研究背景,主要是回顾和评述国内外有关英语冠词研究的文献,尤其是习得发展研究,主要包括英语冠词研究的主要理论、英语冠词理论性描述研究、英语冠词教学研究和英语冠词的使用、习得或发展研究。文献述评的重点在最后一部分。本章的目的是通过回顾英语冠词研究的发展过程,总结英语冠词研究领域中所开展的工作、取得的主要成就和发现,以及存在的悬而未决的问题,从而为第3章提出本研究的理论框架、研究问题和研究假设提供理论基础。

2.2 英语冠词研究的主要理论

2.2.1 英语冠词的分类

要研究英语冠词,首先必须弄清楚什么是英语冠词。“冠词”这个术语是英语从拉丁词 *articulus* 翻译过来的,而这个拉丁词又是从希腊词 *arthron* 翻译过来的。自公元前4世纪开始,*arthron* 就

(statements)有关,而不是与句子有关。在传统语义学的框架下,与英语冠词有关的许多问题仍然悬而未决。例如,有一种观点认为英语冠词只能用来表达指称意义,而指称意义又等同于真值。这种观点是有问题的,不能令人信服。真值条件语义学的支持者们受到了语用学的重大挑战。当代语篇分析研究为限定性描述的指称解释提供了更为清晰的思路,尤其是以 Halliday & Hasan (1976)、Martin (1992) 为代表的篇章语义学的发展,结合语篇语境和话语情景以及文化背景,对限定性描述的所指确认开辟了新思路(高彦梅,2004:179)。

第三,英语冠词的解释与使用看起来并不简单,在不同语境中冠词会有不同的解读和用法。这就是为什么许多研究者后来从语用学的角度研究英语冠词的原因之一。

Brown & Yule (2000:27)指出,语篇分析必定要从语用学角度来研究使用中的语言。英语冠词正是语篇分析要研究的内容之一。在一篇文本当中,冠词可以起回指作用(即向上文看以便解读名词短语),也可起后指作用(即向下文看以便解读名词短语)。这类分析是富有成效的,但是如果不对动态复杂的特定交际语境加以充分注意,从语篇角度研究英语冠词就显得有点静态化。事实上,在语言学中有一种趋势认为,一个令人满意的研究就应该是动态的,要综合考虑语用因素。上文提到从语义角度进行的某些研究已注意到语用因素在英语冠词的解读与使用方面的重要性。Mizuno (1993)从功能语用角度考察了英语冠词在语篇中的连贯和指示功能。文明(2003)就运用新格赖斯含意理论分析了日常交际中英语冠词的一般含意,尤其是研究了限定性(definiteness)和非限定性(indefiniteness)的对照关系。

除了这三种传统的理论视角外,Popescu-Belis (2001)试图从心灵主义(mentalism)角度解释冠词用于表示指称的情况,虽然他主要讨论的是法语的冠词系统,但涉及英语冠词系统,为英语冠词系统的研究提出了新的视角。另外,Žegarac (2004)探讨了由 Sperber & Wilson (1986/1995)提出的关联理论对母语中没有冠词

系统的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英语二语学习者习得英语定冠词 the 的启示。Žegarac 认为,关联理论为我们的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为我们提供了一些预言的基础,而这些预言值得采用实证研究进一步探讨。关联理论对英语定冠词 the 的描述具有相当强的理论性,学习者会发现这种描述晦涩难懂。这种方法不向学习者提供关于 the 的一套详细的规则,但它引介 the 的方式能使学习者自己的隐性推理过程更为便捷。关联理论是一种交际与认知理论,该理论有强大的解释力和吸引力。Žegarac (2004:210) 认为,关联理论能很好地解释母语中没有冠词系统的英语学习者习得定冠词 the 时的普遍发展倾向,指出从关联理论视角研究英语二语学习者定冠词 the 的习得对将来的研究、语言学习和教学都有很大的意义。

2.3 英语冠词的理论性描述和解释研究

在英语冠词研究的文献中,数量最多的是对英语冠词所做的理论性描述和解释研究,包括对英语冠词的起源、分类、功能、用法等诸多方面,为我们理解和分析英语冠词系统提供了理论和科学依据。在本节中,我们将分别对国外学者和中国学者的此类研究进行述评。

2.3.1 国外学者对英语冠词的理论性描述和解释研究

国外学者对英语冠词做的理论性描述和解释研究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1)英语冠词与其他语言冠词系统的对比研究;(2)英语冠词的用法描述研究,包括冠词与专有名词、对定冠词和不定冠词的专门研究、英语冠词的发展趋势等;(3)英语冠词的语用语义研究。

定语要受到限定语使用特点的限制。有鉴于此, Hughes (1999) 认为, 语法书和教材对专名前 the 的用法的描述不够充分, 才尝试总结出专名前 the 的用法的一系列规则。另外, Abbott (2002) 从理论角度讨论了定冠词与专有名词之间的关系, 而 Moore (2004) 以 20 名母语为汉语普通话的中国 ESL 学习者作为受试, 考察了实验和半自然数据里英语专有名词前冠词的使用情况, 发现这些学习者在专有名词前的冠词准确率显著低于在普通名词前的准确率。

不仅英语定冠词受到了国外学者的关注, 不定冠词也受到了相应的关注。Burton-Roberts (1976) 对英语不定冠词的类指用法展开了讨论, 认为由表类指的不定冠词修饰的名词短语代表抽象概念, 因此与在表语位置上出现的非限定性名词短语无本质区别。Epstein (2001) 从句法角度研究了英语不定冠词, 认为在英语不定冠词 a(n) 的短语结构内部可能存在着几种可能的范畴, a(n) 可能与定冠词 the、量词 some、数词 one 或名词复数标记-s 同属一个范畴, 并提供了这方面的结构和语义证据, 采用“经济原则”对名词短语作了分析, 说明了 a(n) 的分布情况。与这两个研究不同的是, Stewart & Fawcett (1994) 从语言发展的角度考察了美国英语口语中 an 向 a 的演变。这个研究与 Perlman (1969) 对 this 向 the 的演变的研究和 Rastall (1995) 对 the 的省略趋势的研究共同反映了英语的动态发展, 特别是虚词发展的倾向。

除了对英语冠词的用法作一般性的描述和解释以外, 还有学者对现有的一些教材 (教科书和语法书) 和实际交际中英语冠词的使用进行了研究和比较。与 Master (1987b) 的角度类似, Pica (1983c) 也从语篇角度研究了英语冠词。虽然有研究者把英语冠词的使用困难归咎于母语干扰 (Dušková, 1969), 但 Pica (1983c) 的研究表明, 这些困难还可能有另一个根源: 因为学生在使用和解释英语冠词时所需的语言信息经常与语篇有关, 光靠课本学习和课堂练习不可能掌握英语冠词系统。回顾 ESL 教材, 她发现教材在向英语学习者呈现英语冠词规则时暴露出一些局限性, 如教材忽略了一个重要事实, 即在言语事件中选择冠词时存在着自由变

异的可能性,教材没有指出冠词与言语事件之间的关系。通过比较,作者发现与语法和语言能力相比,冠词使用可能与交际和交际能力关系更为紧密,而且 ESL 师生使用的教材对英语冠词系统的描述看似完整,实则不足。学生根据语法书或课本正确地运用记忆冠词规则,但却不能根据交际情景的要求恰当地使用这些规则。

2.3.1.3 英语冠词的语义语用研究

国外许多学者从语用语义角度来研究英语冠词系统,有些是从认知语用角度展开的,但多数是围绕英语冠词的限定性和非限定性展开的。

Allen & Hill(1979)研究了空间和时间述谓结构中零冠词 $\emptyset$ 和定冠词 the 的对照关系。Gundel(1985)结合“共同知晓”和“主题性”(topicality)对英语冠词等特定语言形式做了研究。Gundel, Hedberg & Zacharski(1993)研究了语篇中指称表达方式的6种认知情形和形式,间接地研究了英语冠词系统在指称表达方式中的作用。Gundel, Hedberg & Zacharski(2001)指出,人们常常认为英语定冠词表示的是一个名词短语的所指是听话人所熟悉的,但是并非所有的定冠词短语都符合这个熟悉度要求。为了解释这些“不熟悉用法”,有人提出了“协调”(accommodation)机制,以帮助听话人通过对“共同基础”添加假设,从而对违反熟悉度要求的情况做出补救。Gundel, Hedberg & Zacharski(2001)认为, Gundel, Hedberg & Zacharski(1993)提出的由6种认知情形构成的“已知性层级”(Givenness Hierarchy)可以解释定冠词短语的全部用法,不必诉诸“协调”机制。他们的这种观点得到英语定冠词用法的语料库研究结果的支持。

限定性和非限定性是研究英语冠词系统的两个核心概念。Oxford Concise Dictionary of Linguistics 这样界定冠词:“冠词是一种限定词,其基本作用是将名词短语标记为限定或非限定。”(参见 Matthews, 2000:25)限定性和非限定性研究最著名的研究者是 John A. Hawkins。他在1974年于英国剑桥大学完成了他的博士

词。中国内地学者也对英语冠词进行了认知语用研究,但并不多见。高彦梅(2004)回顾了语言学理论对英语定冠词 the 的多视角解释,其中就有 the 的语用学解释。她回顾了国外学者对 the 的语用学解释,指出 Christophersen (1939)是最早从语用学角度对 the 进行研究的人,他提出的“熟悉程度”成为以后定冠词研究中的一个经常借鉴的概念。她还回顾了 Searle (1969)对 the 指示功能的言语行为功能解释和 Hawkins (1978)创立的定冠词研究著名的“位置”理论 (Location Theory) 以及对定冠词用法所分的 8 个类别,认为语用学对 the 的解释比以往又前进了一步。陈俊林 (2003)结合信息结构、话语是否发生在特定的语境中以及说话人对听话人就话题的知晓情况的认识考察了英语冠词的使用。郭奕勤 (2002)评介了 Berry (2000),认为该书着眼于具体的语言使用,将冠词的使用置于语篇、语境、语体中考察,这是该书的特点和优点。

文明 (2003)采用新格赖斯会话含意理论分析英语冠词 the 和 a(n)在话语中运用,主要采用 Levenson (1987, 1991, 2000)提出的新格赖斯语用三原则(按优先顺序,即量原则、方式原则和信息原则)来构建研究的理论框架,发现英语冠词的理解与使用,主要由其在交际中的一般含意决定,可分解为量含意、信息含意和方式含意。该研究表明,运用 Levenson 语用三原则分析英语冠词的优先解读,许多问题可以得到新的、较为满意的解释。

张菊芬 (2002)对英语定冠词和指示词进行了认知语用分析,认为汉英两种语言中都有定冠词、指示词,但并不一一对应,而且认为汉语中不是没有定冠词,这一点与 Huang (1999)的观点一致。另外,她还认为汉语中还有“零位定冠词”。这两位学者的观点与绝大多数人的观点相左。郎天万 (1994)就认为,既然汉语里根本没有定冠词和不定冠词,又何来零冠词呢?我们认为,张菊芬的研究虽然选用了比较流行的认知语用分析法,但在文中并没有多少这方面的具体分析,不免有些遗憾。

张庆盈 (2001)从有定意义和无定意义考察了英语不定冠词